

學

藝

齋

文

存

穀執齋文存五

鄒叔子遺書之六

新化鄒漢勛叔績

貴陽蠶里圖記敘

方志古曰圖經重圖也圖而係之曰經圖必有記曰相輔也圖難矣而圖黔南尤難圖者苟知裴氏之六灋思過半矣圖黔南者雖知裴氏之六灋尙不能成何則黔曰南多深谿當其下入也兩岸之峯巒若合無人焉能下曰人谿之中黔曰南多伏流當其斷續也重原之顯見難知無人焉能遙曰測川之脈故水道之見于舊記

采訪開者或有原而無委或有委而無原或有原委而無受納之支川或有支川而無決入之左右先後故黔南之水難圖也黔南之地多華離非僅犬牙相錯也一州一縣或分爲數區多與它州外縣相隔或越一里一司或縣絕千里反與本州本縣聯屬又或苗仲錯雜甌脫卽在郊關之外邨屯無異受轄乃至三四之岐故地又難圖也黔南之路叢箐多而遠近無定山巖斷阻或百里之徑紆曲至于半干官程驛路稍有規撫密洞窮鄉無復步里又或百里之遙舉中而得半三分而取一

此又道路之難圖也黔南之山峯叢障雜無邊隰曰扼之無川瀆曰止之繇多而紀律亂疊起而向背迷凡民尠少名號恆無形甄模黏岡巒若一曰故談山脈者非繇言莫竟或敘數里之支而索牘或舉由旬之榦而連篇至于苞括郡縣畛畫經流者類居荒微卽有千里之遙萬仞之高亦不能及此又圖山之難也若夫方言雜糅百里之川或百其名三里之保至三其號此則名僞之不可恃也出東門者卽號東方出西門者卽號西方百里曰外可見之崇山莫或準而望之曰致正隅反攸

午子易向暫訖無從舉正此則方向之不可恃也古書
定灑凡云東北距州者是在其州之西南東南至縣者
是在其縣之西北舊志采訪開往往在縣之西南者云
西南至縣在州之西北者云西北距州此則記錄之不
可恃也具此四難加之曰三不可恃圖又烏能成哉今
據其可信者曰審其可疑據其所有者曰推其所無納
之于軌而分其大定之曰方而略其小乖刺者缺焉闕
落者缺焉一其分率明其畛畫使有志者可因而加密
焉可就而更正焉其間爲總圖者括其全也爲分圖者

定其畧也全圖而析之者明合者之可分而亦使分者之可合也弟輪曰甲乙中于府治而東西南北定其方隅分一州縣綱之而司里領之圖具而記麗焉要已成其難矣知難者庶可語于斯

貴陽山水圖記敘

禹貢一書爲千古志地者之祖于九州之後卽繼曰道山道水洵曰山水爲志地者之關會不可略亦不可紊也禹貢而外師其意而作者有班固之漢書地理志伯益夷堅之山經曹魏時之水經蓋地理志取濶乎九州

山經取灋乎道山水經取灋乎道水也顧地理志嶺之
而作者不一麻史之郡國州郡地形諸志皆是而自唐
訖明所存元和郡縣圖志諸書毋慮數十種卷帙雖有
繇簡之異紀載雖有詳略之殊其體例固莫不本之孟
堅也而就此千餘季中求一則效山水二經而製篇者
蓋寡我朝幅員既已超邁漢唐而好古知今之士閒
世疊出黃黎州宗羲始繼水經今水齊息園召南隨規
鄴注水道戴東原震更摹山經水地蓋至是而志地之
書駸駸乎漢魏而上儼夏初矣余意謂天下郡縣圖經

咸能上師大禹中筮益鄴下儼齊戴則大山小山名川
支川罔不悉備有已爲畫野分疆之助亦有已爲建都
設邑之經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胥于是乎在今故繼置里圖記而爲山水圖記
賁陽山水副記敘

山水之有脈絡可尋者既圖而記之矣其不可圖者山
蓋十九水亦十二夫水無原委山無榦支則要領不具
繇言必蕪簡言必扁張又已池井磯州之微上媿名川
洞壁堆石之細齊名巨鎮作者無機杼觀者迷心目地

志幾成廢書矣顧采訪未周于陬澁聞見徒據夫編簡
欲簡不知所宜去欲詳不知所宜取則舊記故書苟有
一二語之存即可爲有心者旁搜博采之助辨其方位
領曰州邑陔而存之其亦可哉羅君章之紀湘中也有
副記之名意亦猶是也與今故仿之而爲山水副記云
貴陽古城地圖記敘

京杜諸儒之釋春秋也于記盟會圖地名咸摭拾春秋
土地而證曰當時郡縣蒐討勤劬攷核詳洽觀者便焉
夫知古者期曰用于今知今者期曰稽于古知古而不

知今則爲拘儒知今而不知古斯爲俗士今古之不相
爲通凡有數端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
地名尤爲叢雜難據學者洵能采具正史地名代爲之
圖而記之讀史之助亦通古今之關鍵也貴陽自漢訖
明地名見于正史載籍者凡二百二十今咸證曰見在
處所代爲圖而縣爲記覽者因是曰尋繹庶可曰識往
古之形勢焉

貴陽祠祀略敘

洪範八政祀居于三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衛成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
命祀是則祀爲國家之大事上自王圻下至方州莫不
各有一定之經不得曰妄越好之久矣況禘淫乎周曰
春官掌祀其時有祭法之篇曰紀其典禮史記有封禪
書漢書有郊祀志續漢書有祭祀志皆曰載一代祭祀
之興廢近時方志亦各有祠祀壇廟之篇但秩祀與無
文雜啖竝陳則濁亂而無經今爲之區目曰正祀曰放
祀曰應祀曰廢祀曰原祀曰沿祀庶乎泯芟之習正而

地天之通于已絕焉

貴陽明守將錄敘

有明一代之制武職之有鎮守總兵猶文職之有巡撫
武職之有都指揮猶文職之有布按兩司洪永之間鎮
守尙尠都指揮掌一省之軍政其權綦重逮至正景已
後鎮守迭繇副參游擊皆居其上而都指揮淺微亦猶
巡撫旣設而兩司漸輕也噉其時鎮守與巡撫權力尙
侔故僞鎮巡而巡撫之裁也或曰總兵兼其事隸總督
爲常職而鎮守又輕矣貴州未設布按先置都司未命

巡撫先有總兵殆已地皆土司初已兵威脅定亟置衛
所屯田練軍無所謂州縣故不揆文而先奮武二田賦
減兩普改屬始有府州已設行省際猶衛所多于州縣
故貴州之武衛特重它方貴陽爲貴州首郡總兵都司
多駐其地今按輯其事蹟爲守將錄而總兵之不駐貴
陽者不與焉

貴陽耆舊傳敘

貴陽耆舊之祀于鄉者明四十二人我朝十七人共
五十九人舊記襲貴州通志之例采王訓已下百一人

之行實都爲一卷命曰鄉賢其餘則曰類區別曰忠烈曰孝義曰仕績曰文學曰隱逸而殿之曰方技夫入祠之士大夫于諸類無不核而諸類之外又別無所謂鄉賢曰此區目似有未協況鄉賢之目必請于朝得

俞旨而後敢稱未及請而遽稱之則誣必曰及請與未及請彊爲辨別則未及請之中惠行不減于及請者往往而有俎豆既弗之及記載者又曰拘牽而失之奚足曰服袴哲之心哉今惟采摭事實多者削于袴但从舊史之例曰姓標篇而不著鄉賢之目其事實少者則

从類削而鄉賢之崇祀也典禮所關別記之于祠祀篇
中使有可稽云舊記于明苒著尹珍傳寶尹貢侯馥謝
恕趙國珍應世叔諸人今已華陽國志稽之珍毋斂人
寶平夷人貢夜郎人咸非今貴陽地恕亦毋斂人曾守
牂柯已采入功績錄國珍別入土司載記而馥則江陽
人世叔卽奉之字非別有人乃汝南人尤與牂柯無關
今皆削之而斷自明始

貴陽孝友傳敘

嗚呼孝至行也亦庸行也人莫不有父母而訊忍爲不

孝故曰孝庸行也夫人能之而亦不容不能之者也嚙
而能孝者必且旌于 朝廷書于 國史信又特爲絕
難之行始由庸已馴致其至者與割股割臂割匈割肝
已愚而成其至嘗糞吮盟至誠感神生盡養喪盡禮咸
已至性成順惠無容軒輊舊記皆書之且不一書之洵
足已衆載籍範鄉邦矣而友抑亦其次也今依舊史之
例作孝友傳云

貴陽良臣傳敘

舊史于臣工各爲一傳惟郡縣之職乃類之爲循吏至

近世宏簡錄元史彙編始類削而區分史法于斯少變
矣若方志則無不類削者既已類削又使其文餘濫如
一律乃至正史有傳盈數簡者亦縮削爲數行已著于
篇既使耆賢之事實湮滅于無關之俗例而其文亦缺
略而不暇整又何必拘拘而效之哉今已仿舊史采事
蹟多者各爲專傳削之于耆矣而內自 京朝官外自
監司已上有事蹟可紀而不能成篇者則彙聚爲良臣
傳其爲府州縣職者則仍舊史例作循吏傳庶乎不大
戾史體而于郡中之賢士大夫亦無所遺扁云

貴陽文苑傳敘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灑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隳如睡躍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嘗問曰作賦相如曰合綦組已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是則牂柯之初開也卽有盛覽擅詞賦之名蓋屈子入澱浦宿辰陽窮麻湖西之

竟而其流風餘韻遂被及于牂柯閒劉歆編覽事于漢書而班固刪之是呂不傳葛洪好奇存其梗概今尙得道其姓字嚙西京雜記亦不言覽何縣究難定其爲貴陽與否全唐文中又有宋鼎文一道乃摭舊唐書而誤引王礎之語非鼎作也明呂苒貴陽惟此二人涉于文苑嚙皆不崔故引呂冠首而不作傳于明得十人焉或見它書或存舊記今竝采擇之云

貴陽善行傳敘

後漢書有獨行傳唐書宋史有卓行傳五代史記有一

行傳迹其所紀皆特立獨行超軼絕羣之士夫呂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惟四史有此傳所書又不過三十餘人故當爲古今偉士矣而一郡一國之書則異焉周官之削鄉六行也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旣別爲傳矣睦婣任卹四而一有焉卽范蔚宗所云其風軌良足懷而情迹殊涂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敘無統者蔚宗酌而名之曰獨行實曰名品雖殊而操行俱絕也卓行一行亦猶是耳今則標曰善行庶乎品目可眩而進退有權凡舊記所載行類任俠及急公仗義好行其惠之士

咸歸此篇。敷宗削李善于獨行善亦蒼頭而能忠主者也。今故循其側已義僕殿焉。

貴陽隱逸傳敘

後漢始作逸民傳。厥後史家仍之。或曰隱逸。或曰止足。舉書高蹈退靜之士。已爲浮競者之矜式。殊非彩耀弗章于閭里。至德弗見于躬行者。比已。是而求之一郡之中。蓋亦難矣。嚙故有等差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今之督撫。二司類于古之公侯。道府類于古之伯子。而州縣之長。則百里之男也。雖不卻安車蒲輪之聘。弓旌

東帛之招苟有抱負自甘恬退不求仕進亦不曰往來
郡邑長官之閒爲榮者則亦不事諸侯之士也其人又
豈易得哉今仍舊記采具王璘曰下七人入之此篇
貴陽苗蠻傳敘

昔炎帝娶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赤水卽羅斛紅水江
蓋上世貴州地常爲聲名文物之邦故其君長與帝室
聯姻及蚩尤代炎帝爲政尙利好殺不恥媼奔民間化
之于是跳月劫斂之風起矣故尙書曰延及平民罔不
寇賊鴟義奸宄敝攘矯虔及高辛氏之癘有三苗氏者

據洞庭彭蠡間曰爲國復行蚩尤之政又好詛信鬼其威執所及被于今滇黔蜀粵民皆从其化于是聲名文物之邦遂成蠻俗而苗之名亦由此日起帝堯代高辛爲天子使重黎攻三苗克之其後復叛帝舜攝政使禹滅之竄其君于三危洞庭彭蠡間遂削于中國其遺民在赤水北者被三苗化已久不可改故舜惡之削于荒服周僖王時有國名牂柯者畏齊桓公之威遣使貢獻天子蓋亦苗民之君也戰國時楚將莊躡滅牂柯時蔡侯久爲楚所滅遂遷其公族于牂柯于是苗中有蔡家

子矣漢武帝滅且蘭置牂柯郡遷蜀之大姓龍傳董尹
于其地于是苗中有龍家子矣武侯定南中令大姓各
爲部曲長世襲職于是蜀中有羅氏名濟火者雄長于
牂柯閒其後僞爲鹿盧部後又譌爲猓獠又漢末大姓
中有宋氏世爲部長于是苗中有宋家子矣晉代邛笮
閒有山獠蓋卽武王時髦人也其種蔓延于今之黔粵
諸蠻種多役屬之遂名其役屬之蠻爲僕獠其獠人則
謂之主獠其後主獠譌爲猓狔僕獠譌爲木狔至唐貞
觀二季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高宗時

珍州獠反都督謝萬歲死焉獠人遂盛于南中五代時
楚王馬希範遣兵戍南寧因命之世守其地其部眾欲
自異于諸蠻因曰其大帥姓爲俚遂自號爲仲家仲譌
作狎故今狎苗猶曰貴種驕諸苗東晉時命謝氏世爲
牂柯太守及侯景亂梁牂柯與中國不通而謝氏保竟
如故至唐時牂柯又分割于是有東謝西謝之稱其後
遂曰名其部族曰東苗西苗宋儂智高爲狄青所敗走
泗城廣南諸府于是苗中有儂家子矣播州楊氏其族
屬之在貴州竟者名曰楊黃此又楊黃之所由起也諸

苗又各引衣服別其種類于是有花苗紅苗紅狽狽花
狽狽白猓猓黑猓猓此苗人種類之大凡也貴陽苗種
黔書所紀有十三種曰花苗曰東苗曰西苗曰牯羊苗
曰白苗曰谷蘭苗曰平伐苗曰八番苗曰翦頭狽狽曰
狽家曰狗耳龍家曰土人曰蠻人通志所紀有二十種
曰狽苗曰宋家曰蔡家曰狗耳龍家曰花苗曰青苗曰
東苗曰西苗曰克孟牯羊苗曰谷蘭苗曰平伐苗曰翦
頭狽狽曰木狽曰狽猓曰八番曰蠻人曰土人曰狽人
曰猓苗曰猓猓道光時巡撫嵩溥遣官清查苗人八番

土人諸種或絕或割屬它竟或變漢俗所有苗人止十
八種曰白苗曰花苗曰青苗曰狃苗曰蔡家曰宋家曰
犵狁曰山苗曰狎獍曰補獵曰梓薑曰骨裡曰谷蘭曰
裸獠曰木狁曰鴨子苗曰犵狁苗曰犵兜苗今竝紀之
于篇今所無而通志黔書所有竝漢唐宋諸苗蠻風俗
皆附記焉

廣韻表敍

○表
殘

凡五均之別萬有二千經之曰五紀之曰三判之曰八
程之曰廿奠之曰五而萬有二千具矣何謂奠之曰五

五者五音也何謂五音氏叩上去入是也音之有五猶
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增一不可故四聲本五誤仞爲
四與夫言六音七音八音十聲者皆非也何謂程之呂
廿廿者廿聲也何謂廿聲喉舌脣齒是謂四聲有淡喉
有淺喉有舌頭有舌腹有齒本有齒頭有開脣有合脣
聲二之故八是應八音淡喉舌腹譬之八音猶草木故
皆一聲餘六物者其猶金石絲竹匏土故皆三聲一其
二而三其六故有廿聲焉何謂判之呂八入者八呼也
呼有內外有大小有輕重錯之則八釋家謂之八梵等

韻家謂之八等漢晉之儒謂之橫口閉口籠口馭口而皆有輕重總之曰外言內言何謂經之呂五紀之呂三均類之謂也均有宮商角徵羽是謂五均均有三統五而三之則十又五類一曰戈黃鍾爲宮之類也二曰孤林鍾爲徵之類也三曰媯大簇爲商之類也是爲宮均四曰岡大簇爲宮之類也五曰公南呂爲徵之類也六曰扁姑洗爲商之類也是爲商均七曰官姑洗爲宮之類也八曰昆應鍾爲徵之類也九曰涓蕤賓爲商之類也是爲角均十曰乖林鍾爲宮之類也十一曰傀大

蕤爲徵之類也十又二曰該南呂爲商之類也是爲徵

均十又三曰高南呂爲宮之類也十又四曰甘舊讀姑同鉤

洗爲徵之類也十又五曰弇舊讀同鳩應鍾爲蕤之類也是

爲蕤均此之謂經之呂五紀之呂三經曰予欲明五音

六律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五音六律樂均之還宮六十

調也七始詠則文字之音也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八

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五色相交極乎十又

五故五色呂言十五類也八風則八呼耳五音樂廿聲

爲百則百度度者讀也音度卽音讀句度卽句讀其徵

矣黃帝經曰人聲應五音六律亦明是也五均蓋與製字俱起乾鑿度謂易八卦卽天坤《風雷》⊗水火山澤

谷八字謂之八文大籀是則文字始于伏羲也古書多

言倉頡製字或曰黃帝之史則在伏羲後或曰爲帝在禪通之紀則在伏羲前蓋二倉頡也前者萌之而後者成焉要之文字出于八卦易緯之言不誣也離三乾之上曰爲一指象恆星天也說文所謂惟初大極道立于一五百四十部託始于此焉合三乾之中下圓而益極則爲內內者日月之天也故易大傳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日主天月主地故曰天大地大人象天極曰生
故曰人亦大而大亦爲人曰象人頭手身兩足也大而
省重則爲白故小篆亢从省大而爲白也古長言短言
不甚區分故一可讀因

唐人均語十一諸字多作平聲至宋詞尤繁今俗語亦隸古

反語逆從兩做大因反卽天之古音六朝所謂自反者
是天者萬物之祖也畫卦始乾制字始天故天之爲文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且具反語其中已足知反語與製
字俱起矣反語既孕則甘聲五音之緯乎均者昭矣六
書初析諧聲在乎其閒則十又五類八呼之經乎聲者

真矣董子言五帝之學曰成均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
灋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先鄭注成均爲已成之均調
主乎樂之調也噤樂必本乎歌歌出于詩詩者積音而
宣其志也音之百度八呼自噤成均則又樂聲均調之
所由生余嘗曰均類者均之靜而渾成者也譬之天其
猶大虛之靜天矣樂均者均之動而顯見者也譬之天
其猶七政恆星之動天矣靜而恆斯足已綱維乎動而
不亂故言樂均不可不先明文字之五均動靜本末之
道非有二端故成均之灋五均其首也自後則樂元語

之言五均荀矣秦滅學而不能滅文字故小篆興焉漢
之能通小篆明字削者莫深于鄒叔重鄭康成若孫叔
然李左校則皆沿其波而未失隊者也而皆言聲類曰
是知聲類貫于六書字削之中不可離也晉呂後若呂
安復周彥倫沈隱侯釋靜洪顏陸數公始用聲類而爲
韻雖遞有所發明而亦或失真唐之孫司法陳庭堅各
能遵其所尙亦云躋矣宋初諸公于五均之道不甚憭
決嚙恪守舊章勿敢失隊爲可尙也今則孫陳呂待之
韻咸械佚無存惟宋廣韻尙在沿之呂稽丁度呂後之

書惟中原音韻正韻爲大決藩離餘雖小有出入大判仍廣韻之規撫而等韻則家自爲說門法糾纏莫能有合于廣韻者焉余故一依廣韻之反切已成是表蓋欲闡廣韻之旨上已攷古音復聲類而下已斷絕等韻之譌舛異說也

說文錯聲譜敘劄○書殘

鄒氏慎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助謂鄒氏斯言文與字異故其名書曰說文解字字卽錯聲會意

者文卽指事象形者是書曰指事象形會意之文字領
鱗聲之字其無鱗聲者亦得爲部首雜廁其閒故雖名
曰鱗聲諧實具六書之文字

是書本爲古音而作執不得从唐韻分類古音自鄭氏
庠分六部顧氏炎武分十部江氏永分十三部戴氏震
分十六部入聲顧氏分四部江氏分八部戴氏分九部
助竊曰己意分五部每部三類凡十五類入聲分十類
其五類無入去聲祭泰等音从入凡無入者非果無入
曰其字可展轉流變因亾之耳十五類曰宮上宮中宮

下商上商中商下角上角中角下徵上徵中徵下羽上
羽中羽下文字各从其類曰爲部首

分文歸類悉从詩三百篇之音協故每篇之首冠曰詩
協音表又類之爲目錄三百篇不足者雜取易繇老子
楚辭羣經及漢詩賦協音爲一徵羣經訓故及漢訓故
爲一徵如晉進離麗坎陷富幅福備鬼歸鏡景男任南
任之類皆曰同音訓故諛語爲一徵如窈窕綢繆之類
皆疊均直音爲一徵如高誘呂覽鴻列注中音及說文
解字本音鄭玄禮注趙岐孟子注中音通借爲一徵如

屨休經史借溺屨經史借厲之類又說文解字重文轉
从它文得聲亦是五徵不足則从唐韻之音歸之于其
類

談古音者有三涂陸氏德明曰古人均緩不煩改字此
一涂也吳氏棫均補隨音改協又一涂也陳氏第毛詩
古音破謂古人之音與今異凡今所偁協均皆古人之
本音又一涂也勛謂陳氏之說顧江戴諸君迭相祖奉
霍不可遙嚙詩中亦閒有一字兩協者則吳氏之說時
有可用至均緩之說罕有知者勛謂詩人用均亦切惟

章首如抑三章今協政章尾采唐每章末三句皆中宮
協上閒句如白駒三章駒侯游賓筵二章樂爵仇是已
始用緩均亦必宮協宮商協商不越限已去入頌亦用
緩均由斯已言則三涂皆不可廢要已陳氏爲正爾是
書本詩協音已分類其韻聲同而分協二類者如聿从
一得聲而律協弗卒爲徵類守从一得聲而持協掇爲
角類之類則兩類分載而互注其下如聿部載一部又
見角下守部守部亦同之類其一部有一二字闌出者
如字从今者今衿琴璽金欽錦皆在商類獨矜一字在

肉部之類則从其本部而于別類亦載之如矜亦載于
角類下注曰詳商類今部其一字兩協者如母皆均徵
上而蝮蝮又均雨之類亦如闌出之側凡斯三者皆流
轉之音也其詩協所無之部則不具

取字則說文解字之外雖徐氏鉉新坌字亦擯置之唯
所增十九文則取之曰本說文解字敘注中文也

說文未言齧聲而攷其聲類大同者卽葡之如俎說文
不言且聲之類說文言齧聲而其聲類大異者卽雜之
如農不宐从凶聲之類而各坌其所曰雜葡之說

音切悉本徐氏鉉觀徐氏所上表又本孫氏恤也所曰
本之者非曰其音合于古曰是書本說文而徐氏附說
文也其有戾于韻聲者如聲从聲得聲徐氏音莫交切
駟从且得聲徐氏音子朗切之類悉取唐曰苻之音切
正之如聲取郭氏璞山海經傳顏氏師古漢書注之音
駟取曹氏憲廣雅音之類而亦存其原音如無可正者
亦擿其謬曰俟博識如瞳字之類

六國春秋敘

書

凡諸墳籍一更手寫永不能忘此梁衡陽王之言也余

攬六國事數過不能記意條貫乃取左馬劉東之言左
呂諸子之書與夫羣儒之辨說論次其歲月呂成一書
起周敬王之甲子下逮始皇滅齊之歲提封二百五十
七季編爲十六卷非敢言著述始欲乞靈衡陽也

新六國表敘

表
殘

余讀大史公六國季表攷之春秋左氏傳臬孟子國策
汲冢紀季世本諸書多有不合又與大史公自著本紀
世家亦相齟齬因紬繹舊文定其是非起自敬王四十
三季甲子訖始皇滅齊之歲凡二百五十七季作新六

國表曰正焉

長沙丁果臣數學拾遺敘

余與果臣交十有五季矣果臣之爲人篤誠而學專精于道多所窺于藝亦未嘗遺傳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下學卽數藝也上達卽達道也數術記遺曰世人言二不能比兩乃云捐閎與四維藝經曰捐閎周公作三不能比兩孔子所造四維東萊子所造三者皆六藝中之數也東萊子雖不知爲何人要古之賢人也而周

公之元聖夫子之至聖尙不能不游于數蓋數之爲用
小足已會計中則已理絲棼課工程大則已推步起厯
藝也而能達于道非淺眇之學也果臣潛心于斯學有
季道光丁酉余與果臣同事蔗農師于城南往來最密
先是余家尻聚九數之書而學之限于荒僻所得書僅
算經十書梅氏叢書數理精蘊而已所與研求者僅季
弟季澗而已及至城南始得果臣及黃朗軒與相證明
益有所通解余向不解立天元一之術而句股割圜記
僅通其二十九術果臣朗軒爲余求算書已互相確究

始克于是學略涉藩離故余資于二人者淡明軒舉于鄉而旋卒惟果臣與余屹屹爲此耳俄而別去別後第應舉時一再面于沙鄉而已果臣之爲是學也猛勇而精進珠筆籌弗離于手細草圖說弗離于案今有之分弗離于心別後于是者始又十季且得其中表李晉夫錫蕃爲助而聚書牕廣如宋之秦九韶道古數學九章元之李敬齋治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及朝鮮之重槩元刻算學啟蒙近世鍾祥李雲門潢之輯古算經攷注陽城張古餘敦仁之求一算術與夫江都焦里堂循元和

李尚之銳金華張丹邨作柎之書罔不搜獲而眩究之
復饋弗忌已視余之淺嘗而復輟者奚啻萬倍昔梅文
穆公病割鬪舊術屢求句股開數十位之方非旬日不
能辦于是譯西士杜德美之法而爲是術噉僅有弧度
求弦矢而無弦矢求弧度果臣又病之一日于友人家
得鈔本算書首尾殘缺不知何人誤細細其法則弧度
求弦矢弦矢求弧度之全法蓋杜德美之原術第其文
隱奧難解而又無算例果臣乃發憤爲算例凡若干言
書成名之曰數學拾遺謂梅文穆譯杜術而有未盡今

而後得拾之也竝錄文穆赤水遺珍于後已見遺珍之復有遺珍也吁學問果何極哉非果臣之果賦能于遺外而求遺余淡媿十季中于此學豪無寸進而季弟亦同中輟惟有望崖而羨果臣之心尙栩栩嚙動它日或又可庶幾于果臣乎往歲蔗農師謂漢勛曰余欲知算法而惡其嘖欲常得簡捷者而用之漢勛對曰算法有二術皆可通自應求其簡者若祇一術則雖餘重亦必委曲已通之果臣今所譯之術其求八綫之簡而要者與又爲求八綫之畸零無往而不可通者與師今卽世

數季矣恨不得呂果臣之書進也咸豐改元閏月二十
又七日日中鄒漢勛叔績敘

書鄧雲渠先生駁呂東萊鄭伯克段于鄆議後

治春秋者多刻如鄭伯克段于鄆之事三傳皆譏鄭伯
東萊斥鄭伯幾無完膚至本朝顧復初始平反之先
生此駁又從而暘之可呂閒執東萊之口屈服旨左之
心矣噉此事勛不能無疑左氏之例呂得雋曰克于此
則曰如二君故曰克公穀之例呂殺爲克是鄭伯之于
段其殺之與否尙屬未定也如呂殺段論之則春秋之

書法既去段之母弟公子而單言段則舉段也變殺言克呂見段之攤徒眾呂叛亦舉段也目鄭伯則殺世子母弟書法之常獨書于鄆爲責鄭伯鄆國名見國語夫走至異國雖有叛弑之舉可已不誅矣此責鄭伯之辭也如此立論伯亦不刻噤其事與左氏大異春秋之中有宐舍左氏而从公穀者不可概曰公穀不見國史而譏之也攷左氏與夫子同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此古家語文引見嚴氏春秋今引見春秋正義

者莊子孔子季五十一南見老聃卽此事定公八年也而左氏之書有魯悼公趙襄子之諡則成傳必威烈之初略計之左氏之壽在百季內外于人情合則世謂左氏非論語所稱之丘明者故非雀論獨弟子籍中無丘明姓名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其義例之深必有外人所不知者左氏雖見國史得知其事之本末其格于義例而不通者必有不知而作之弊故漢人謂左氏失之誣卽夫子蓋有不知而作之歎安知不爲左氏發也穀梁子親受經于子夏傳其義例鄭君亦曰爲

穀梁去孔子近則穀梁傳于經之義例或不差謬也至公羊則鄭君已爲六國將亾時之人去子夏蓋已數傳桓君山謂其緣經作傳彌失本事則不見國史者特公羊氏耳若穀梁子則見國史與否故未可懸斷也卽此鄭伯克段之事其義例周密無礙于全經安知不見國史安知不獨得聖人之意此助之疑也願一質之長者之持

書鄧雲渠先生鄭公孫黑肱論後

成周世祿之法一壞于幽王故裳華刺于小雅再壞于

平王故尹氏譏于春秋幽王絕功臣之世呂不及壞之其害尙淺平王立世卿呂過壞之其害尤深何則成周世祿之法三公食百里采係采呂稱之曰某公周公召公是也六卿食七十里采係采呂稱之曰某伯毛伯榮伯是也中大夫食五十里采係采呂稱之曰某子商子鬻子是也自下大夫呂至官師皆有食采之制呂差而降諸侯之國大夫呂上食邑士食田食田者死則收之食邑者呂趨而收雖三公之尊苟其子不賢不能繼位不過四世其采數入于王矣食邑者又呂趨而滅子滅

于其父孫又滅于其子至于曾元則盡矣此成周世祿之略也蓋自文王亶之治岐而武王周公繼之箸爲令殷亶治天下者也幽王后族之寵多奔進之臣眾故絕先王有功臣之采亶祿其闕茸之臣烏乎有功者不能保其子孫之土田爲善者將何亶勸不勸則爲善者少而不肖者多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世也其害胡可言哉而吾亶爲害淺者則亶爲有哲王繼起修而復之其事易不若立世卿者之執之不可振也平王立尹氏爲世卿夫尹氏吉甫之子孫固先王功臣之世也又從

王東遷則曰爲卿賦曰不宐嚙使之爲世卿是無論其子孫之賢否而使世世相繼也夫吉甫賢矣而尹氏大師則不肖之尤者也尹氏從平王賢矣而尹氏立子朝則不肖之尤者也而使之世世相繼不既過矣乎世卿之法曠天工壞祖制莫斯爲甚周之陵夷不必論也下土諸侯效世卿之法如齊晉魯衛皆是矣至于戰國之世魯之孟叔雖微而季氏之後儼嚙爲費君費惠公其人也衛之孫甯雖滅而子南之嗣儼嚙爲子南君子南勤其人也斯時魯衛之君爲小侯反役于南與費齊之

高國雖瘵而田氏卒有濁澤之會居嚙偁齊大公晉之
智范中行雖絕而韓趙魏卒有威烈之命居嚙號三晉
斯時貸遷于海上靖廢爲家人尙父子于之裔斬焉無
存夫固可哀也已而訊非世卿之爲害哉王室之靈景
悼敬晉之昭頃齊之景悼魯之定哀衛之靈孝故孱主
也不足已挽世卿之弊卽周之萇叔晉之叔向齊之晏
平仲魯之子家子衛之遽伯玉皆賢大夫也卒亦無如
世卿何甚至已夫子之聖爲魯定公相宐可已振其系
世之積弊矣而三都之墜卒不能成黨定公久任夫子

三都固可壻也天下世卿之弊固可挽也而無如其任之不專也嚙亦可見世卿之爲害之深而非絕功臣世之可比矣而其先實自尹氏始段使尹氏有鄭公子黑肱之賢歿卽歸其邑于王不曰一人眷遇之隆壞祖宗數百季之法則東遷之周尙可曰振又何至爲春秋爲戰國哉夫子修春秋託始平王終於敬王平王立尹氏之王也敬王中尹氏之害者也其旨深遠矣先生是論于春秋二百四十季百二十國之中獨推子張其亦深窺春秋之祕也與至若保有私邑之富泰侈驕泆因曰

喪亾及訖子孫曰貧而後亾者先生論之詳矣無煩贅
言也

數藝齋文存六

鄒叔子遺書之六

新化鄒漢勛叔績

送方子白敘

子白名珪

勛處于資水之隈受先人詩書之業更涉文史貧而且賤鄉閭之士厭詩書之可已貧賤人也非毀詬厲痛已爲戒不齒于倫類棄一二先生長者恣而護之且謬譽之于是武昌有方子白者過聽先生長者之言謂勛頗有數涉不慕榮利而過信之又或謂勛敝冠垢服亦過信焉而相放效之吁勛直貧而無帛不能製冠而冠其

儼者耳勛直貧而難常具薪水不克滌濯煩擗而衣其垢者耳勛直日與田夫野老相對而無需乎黼黻文繡而安其儼冠垢服者耳謂勛必儼冠而姘其萼必垢服而斥其麗勛又何暇而爲此而子白遂相放效噫子白過矣抑子白何慕勛至于如是哉雖嚙勛初特聞子白此事而未見子白其人也謂天下未必遂有恚勛如是其甚者及勛之至于新康也子白見勛稍後則自怨見勛文稍後則又自怨烏乎子白果何見而重恚勛若是哉勛感子白且有媿于子白矣尻無幾子白又將別勛

而去欲得勛言曰爲重烏乎勛上不能及 聖明之

世自致于高爵崇祿曰建立于天下使後世之言我

朝名臣盛德者必首舉其人其次不能闡揚先聖之絕
業發其微表其奧絕俗儒拘牽淺陋而自達于淡明賜
達如大尙所云立言者取下又不能恟恟重厚守膚淺
之見作波靡之人數務其博而不求其精識隨其俗而
不求其當取容于天下使天下共稱爲碩士徒日與僇
荒爲等伍勛且不能自重于天下子白又安能因勛曰
爲重哉抑又有言子白不能自表箸于天下後世使後

世之人檢國史中無子白之名姓傳記中無子白之名
姓下及稗官方志亦皆無子白之名姓勛卽能自重于
天下後世後世之人必曰單辭片證不敢遽信勛之言
方且謂勛之言不過爲一時好事交游彊勉應酬之作
耳不嚟何已此人僅見于勛之言而諸人皆不言也子
白其無徒恃勛之言曰爲重哉嚟曰子白天姿之敏春
秋之富而又能知流俗之非曰思自振于一時其必不
闔汶于山椒水滲汨沒于宦游名利可知矣則子白之
自振也易而勛曰庸瑣求自重于天下後世其亦難矣

雖嚙願與子白同勉之

記里鼓鐘磬記

鼓鳴則一里鐘鳴則十里磬鳴則三十里皆載于車車
四輪輪每與步相中也中後軸爲齒輪謂之撥輪撥輪
上有平輪亦齒輪也平輪之齒視撥輪輪每則撥輪每
撥輪每則平輪每平輪有軸有撥竿已撥次輪之齒次
輪亦平輪也爲齒三十平輪一每則撥次輪一齒平輪
三十每則次輪一每次輪有軸有撥竿已撥三輪三輪
亦平輪也爲齒十二次輪一每則撥三輪一齒次輪十

二甸則三輪一甸三輪有軸有撥竿曰撥鼓椎此記一
里之鼓也中苟軸爲撥輪平輪次輪具如鼓法爲三輪
三十齒別爲四輪十二齒四輪有軸軸上下有撥竿上
竿三曰撥鐘椎下竿一曰撥磬椎此記十里之鐘三十
里之磬也迫地之輪欲重重則激諸輪也有力平輪欲
滑滑則撥之而易動凡撥者欲淺深中深則礙淺則不
撥輿必有蔽則輪不爲風轉曰馬若魚驢負之曰人推
之則領路山險無弗通也

斲藝齋記

勛既曰戮藝名齋有過而請者曰子當明道奚曰藝自
卑也勛曰藝奚卑哉僕方有媿于藝戮之而恐不至也
藝奚卑哉夫人之性本于天而恆動動必有所精書也
者藝也動而精于書則揆噴數也者藝也動而精于數
則鉤微御也者藝也動而精于御則致遠射也者藝也
動而精于射則宣威禮也者藝也動而精于禮則骸束
樂也者藝也動而精于樂則情夷情夷則其志章骸束
則其人莊威宣則其身彊遠致則其事行微鉤則其計
明噴揆則其言彰故匪道則藝無從而生匪藝則道無

從而植藝故曰輔道而非外于道況子所言者道而子
所向者非道也高道而卑藝藝故任受卑也高非道而
卑藝藝不任受卑也諄者于是乃斂勛又曰無藝而求
道譬之無止而牆無基而堂轂輻未揉埏埴未兆而求
其無之用已爲僞首浮而不至虛而無有滌則腐精則
老合乎俗倍乎道便乎己而得譽利早是謂浮競之道
毀藝者烏用斯爲哉諄者乃退而走勛亟命同志之友
書之座右

唐叔兌敬謙銘曰何月不朏何龍不鯉何聖不士通

天子文通地于理通人于紀通道而不由藝吾弗知之矣具曰落終我猶昧始具曰今之成人我猶媿古之僮子博未于文約何曰禮已矣乎周孔不起吾其疇俟

唐叔兌半予艸堂記

勛既曰毀藝名齋而欲有銘焉高第達官才人之文力弗能得亦恐其文之弗得予懷也爰求同類于梅谿之澣得一民焉唐者其氏叔兌其字謂才人也曾無鄉曲之名謂達官也曾無一命之榮謂高第也曾不隸于璧

與璜不操其籌而計不緯其耒而賴不僕僕焉牽車服
賈于風塵不勞勞焉規撫義格與程文曰史曰經履處
其中曰數其生命曰食古之暇勛欣其同也乃詣而請
銘叔兌既銘乃使勛記其半予艸堂勛弗得半予之說
轉破焉叔兌曰天子予曰形而待予之成天子予曰靈
而待予之清黨天而予予戴肉含身予方博噬之不暇
而安能東畢之是娛黨天而予予翮翥喙息予方飛翔
之是力而安有彞倫之可職殊于衡而從生故天之所
挺而賦性之成秀于氣而秉惠故天之所特而賦行之

極故天曰半予予而亦曰半待予天既予予半胡敢遠
而叛予既得其半胡弗優而渙此半予之誼也雖嚙數
謙豈敢謂能盡其半哉企焉用力耳勛曰唯唯請卽曰
是記之道光十有五季十月己卯數藝人鄒漢勛記于
新康學署

叔兌銘曰鑑不自然鑒不自津人不自道學曰致焉
聃鏗長壽如不得已未聞道生何敢网歿仲尼假季
庶幾竊比和氏在璞于將待剞利何剞鐘賈何連城
君子孜孜莫或皇暇敏求半予復歸全天過此曰往

竊神知化唯聖歸中襲母致養是爲乾元有物有象
邵陽重修龍神火神劉猛將軍廟記

郡城南隅有泉曰濂泉甘冽甲郡內昔人祀龍神于此
我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頒龍神二像于直省
令守土大臣虔誠禱祀于是天下水泉池澤之神少有
靈異者咸得削于祀典而水泉之有禱也于龍神禮尤
重邵陽舊有龍神祠二龍山之龍湫與此濂泉是已龍
山雖在宋賜廟額麻元明相沿祈禱不絕而濂泉已近
在城內獨專龍神之饗云火神廟舊在郡治之南蓋

國初所建厯久摧殞康熙癸巳迻神像與龍神其龕俎
帷呂別之是時龍神火神咸爲無文之秩固未有專尊
也不甘季而有守土虔奉龍神之

詔書則龍神

獨尊遲之又久至

純廟時湖南巡撫陳文恭公

始檄所屬呂春秋仲月上戊祀火神而火神亦爲典祀
于是一廟之中神有二尊或曰廟居正南高顯之地于
呂宅火神也宜或曰廟在濂泉之側爲龍神之舊不可
迻也郡城之東有砥柱磯焉舊有五顯祠所謂康濟廟
也廟側有注生夫人祠相傳爲先禰神明季通守霍公

于此弗無子獲所請因崇斯祠我朝湯文正公奏除
五通淫祠五顯已疑倡汰注生夫人祠亦虛乾隆壬午
之歲郡伯鄭公召注生廢祠下臨資水之溪潭謂可宅
龍神因遂奉于此自是吾邵龍神不在濂泉而在資水
之潭而火神始獨專有此廟焉泉乎道光之初砥柱之
龍神廟趨爲風雨所剝落復卽濂泉爲廟而火神龍神
又竝廟而尻皆在濂泉之側矣其時火神廟中又別有
堂祀財神有閣祀觀音大士皆時俗相沿之祀非正典
也道光甲申郡伯翟公入廟致虔見棟宇頃欹垣墉剝

蝕集郡中紳耆謀之罔不欣噉曰應城內及負郭之塵
毋慮數千主者皆輸其租十之一別有樂輸者焉其獲
緡錢二千有畸貯之質邸曰權子母至道光乙未獲子
錢三千餘緡其子母錢六千五百餘緡又增益樂輸錢
一千八百緡蓋八千餘緡矣乃伐石掄材購地拓基新
正殿曰奉火神殿左右設鐘鼓樓樓葺爲長廊廊葺右
爲土神祠左爲財神閣廟左別院則爲龍神廟焉宮濂
泉于廟內泉本縣崖側出因疊石穹其下濬爲井首曰
龍首末曰龍尾又爲一池一井分濂泉曰周注乎廟中

泉苻爲龍神殿殿側有聽事長官奉祀及月朔致虔愒
息于此其右有閣二苻奉大士後奉劉猛將軍劉猛將
軍者元代指揮今頒祀典爲治蝗神吾郡舊未有祠至
是邑大夫張君已行省檄新建者也閣後又有聽事一
士紳之所愒息也其外皆周之已垣有門有亭有防門
之外復有臺門歲時修祀事則舞于臺臺側之平地皆
城石爲基蓋經始于丙申季春而落成于己亥首夏所
費近萬緡云烏乎已一縣之民致力于此經營至十餘
年之久爲錢近千萬之多而民皆歡欣鼓舞不曰爲厲

己是則神焜燿普潤救災扞患之功惠淪洽于肌髓而
民自不容已也嚙攷之經記火神者熒惑星也在周削
于實柴之典故與歲鎮大白辰諸星同祀未聞特異于
諸星而頒之天下其特祀而頒之天下也蓋自宋崇寧
始宋自己火惠王故特崇之至今數百季廢而獨興而
湖南特盛則曰南方亦火方也龍神者卽月令所云名
源淵澤井泉也史記漢書之朝那湫亦其比曰吾邵論
之龍山名原也濂泉井泉也是皆于法應祀者也詩曰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猛將軍其是與入蜡之祭辭曰昆

蟲毋作是蝗蝻者八蜡之所司猛將軍宜祀于八蜡者也八蜡之祀不修猛將軍其可少乎哉若夫火神之廟頌宋曰離明殿近世曰乾元宮殆曰坎離爲乾坤之用離本乾體也乾元云者謂乾曰爲元非乾之元也或曰邵之火神獨靈異于諸方則曰南嶽配朱鳥爲火之宅而南嶽實邵陽龍山之所衍云

新化建火神廟記

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而水火于民最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若木若金若土皆居于後則水火于五行又最切

生顧水位于北而幽火位于南而明水令于冬而臧火
令于夏而長幽者不若明者之可嚮臧者不若長者之
可欣故火尤著于水此火神所自有祀而水神特少也
顧世之言火神者其說不一攷之經記天有五帝司火
者爲赤帝炎帝神農氏王焉地有五行其一爲火重黎
食焉是曰祝融而五緯之中熒惑爲火二十八辰之中
心爲大火昧爲鶉火主大火者闕伯熒惑與鶉火未聞
焉凡此皆司火政在周咸削于祀典蓋古聖帝明王所
勑制而非世俗悠漫不經之說也其在後世漢東京有

心星廟曰季秋月祀之至晉江左始不特祀是大火特祀者有之矣宋慶厯中修大火祠曰闕伯配是大火特祀而曰闕伯配者又有之矣崇寧元年建長生宮祀熒惑曰闕伯配其從祀曰五方火精且令天下崇寧宮皆修是祀是熒惑特祀而曰闕伯配者又有之矣明制每月朔祀火雷之神僅通言火未知其爲星爲行我朝有司火之祀實惟熒惑見于會典可稽也而世多僞其廟爲祝融宮學者疑焉而余謂一也曷言之五緯之與五行猶本之與標原之與川祖之與孫本爲一貫殊無

二致也祀祝融呂配火卽呂配熒惑焉爾記曰天子祭
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鄭康成曰祭四方謂祭五行
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玄
冥在北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經曰中秋教治兵
遂以獮田羅罘致禽以祀祈賈公彥曰此祀四方五行
之神陳祥道禮書曰大司馬于社言祭地示也于祔烝
言高人鬼也于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勛謂記于天
子言祭于諸侯言祀亦互文也益足呂明方祀兼上下
之神矣夫祭五行而兼上下非五緯而何故曰祀祝融

呂配火卽呂配熒惑也而說能岐視之哉謂之爲祝融

宮亦何不可哉況古者諸侯許祭其方之官而吾楚位

居南服于呂祀祝融正合經典而又何疑焉說者又呂

火神爲炎帝闕伯則亦非也炎帝爲古天子非郡國所

得尊崇而大火則與鶉火同爲十二次之一宋祀之可

也而非南方之通祀也而非天下之通祀也宋崇靈時

呂闕伯配熒惑特尊崇其分星之神耳亦非古今通制

也烏得呂此爲疑哉烏得呂此爲疑哉我南楚自乾隆

二十一年行省兵部侍郎兼行臺副都御史桂林陳文

恭公奉大部議檄下府州縣曰歲時祀火神于是府州縣多立廟而新化未皇也乾隆新化後志云火神每祭需銀五兩二錢九分知縣自捐荀則新化亦有祀火神之事特旨無廟旋舉旋廢耳先是新化屢不戒于火術者言縣面維山而治維山形銳于堪輿法火星也宜于南門建水晶閣曰厭之道光二十季南關外災自青石街而北薄水晶閣而止賴救者之力僅以免城內之災而閣徹去其半矣不數月南關內又災自毛家巷而南亦薄水晶閣而止一歲之中再致火災約焚數百家議

者謂水晶閣不宐丹雘或曰宐于南方穿大池蓄止水
或曰火神之祀不修邑侯胡公惻然曰澹災爲念二役
並舉惟城南縣亘數里皆民廛無可穿池者其議不行
其復建水晶閣也卽曰黝堊易丹雘曰符議而興火神
之廟爲尤謹爰購地曰定基鳩工曰經始庀材焉必取
其良築墉焉必取其固輸紳商之財盡工農之力董其
事者爲李上舍澤原晏上舍貽琳旣勤旣慎夙夜罔愆
風雨無閒數月而廟成凡治役者罔不體我侯卹民澹
災之心而致力于神烏乎生民晝夜賴水火之功固植

其體榦已生神明已成惠業而可忘之乎在水雖無專
首而龍神江神何莫非水之支別至于火則闕而不祀
可乎況火之爲神也在天有熒惑已緯之在人有涸耀
愆大天明地惠光昭四海之祝融氏已配之又已厯百
世祀不廢先

高宗朝復有廷議省檄已興建則
州邑之長固宜奉命維謹聿新斯廟已大庇斯民而吾
新化悠忽不舉者幾九十季其閒亦嘗更厯循良令長
公勤士紳而卒未能已修建是廟爲言逮至火災疊起
而始憬然甚矣民之難與圖始也烏乎無吾胡侯之仁

與吾李晏二君子之能則我新化之民至今不獲豕社
福也是烏可不記道光廿五年十月五日

放生閣僧一念非雍正中僧一念辨

一念己甲申之變祝髮順治初王韋庵葺令新寧闢放
生閣一念卽爲主僧凡閣近三十季嘗與新寧名流酬
唱蓋不復爲行腳于它方至康熙九季圓宋季七十餘
其月日具詳于鄧子與祥麟輓詩敘中而胥丕承加裔
放生閣記與敘中祝髮寓新寧季月相表裏則和尚之
本末較瞭實有明之遺老也至康熙末復有好僧亦名

一念蓋去和尚沒後近六十季矣世人不憚每疑爲一
致令忠節之士與叛節之夫同概余覽其事深有不慊
于心故爲辨之

興義十八先生墓碑銘

十八先生墓在興義府西教場興義卽明之安隆所十
八先生墓卽明史所謂十八先生成仁處教場卽馬場
也明祚旣傾永明小腆誕敢紀敘于南服始焉肇慶繼
而桂林而全州而武岡而柳州而南寧旨至安隆終乃
遁于緬甸噉後收有明一代之餘局其時忠義誠節之

士流離轉徙閒關邊徼具萬歎一生之志已從永明于
患難者所狂不乏人而十八先生爲尤烈永明之受制
于孫可望也永明尻安隆可望尻貴陽朝夕永明之側
刺國事輸可望已爲容悅者則有勳弁馬吉翔閩豎龐
天壽永明之宮室服御庠陋不堪其息至于自求蒲席
已爲復室之壁而殺生斂予之權一操于可望賢士大
夫之從亾者莫可誰何咸頰首聽可望之鼎鑊刀鋸其
刼亦岌岌矣永明思自拔于可望而令李定國入衛乃
再發閒使齎密敕已召定國于高州于時主其事者爲

吳文忠公貞毓其先厲聲叱退郭璘攤戴秦王者爲胡
烈愍士瑞秦王者可望所封也連章首發吉翔天壽之
姦謀者爲徐烈愍極新寧林烈愍青陽蔡烈愍續張烈
愍鐫而胡烈愍亦與焉其自請充使乞假陽歸齎敕已
行者亦新寧林烈愍也譔敕則蔣烈愍乾昌書敕則四
川朱烈愍東旦已計出吉翔于外而使再遣使者則鄭
烈愍允元其出入永明之所傳宣密敕于朝臣者則中
官張福祿全爲國也若湖廣林烈愍鍾則與蔡徐張胡
四賢再劾吉翔天壽者也李烈愍元開則已同徐蔡朱

三賢親試予美官而見忌于馬龐之黨者也隸夫密敕
事泄可望遣鄭國逮係諸賢與諸賢同案其害者則又
有趙烈愍賡禹周烈愍允吉南昌朱烈愍議晨任烈愍
斗墟易烈愍士佳凡五人自吳文忠公而下至張全二
內侍凡十二人總十七人鄭國皆閉之私室嚴荆破掠
其厲聲告同列曰今日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
及既承而曰未經奏明者蔡烈愍之語也諸賢就刑神
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歿而新寧林烈愍尙已出使未
歸不得與諸賢同日歿也既而逮至亦被殺于是始有

十八先生成仁處之碑勒碑在順治十三年于永明爲
永麻十季十八先生遇害而其葬則順治十一年三月
于永明爲永麻八季三月也此事具載于

欽定

明史

欽定徇節諸臣錄

御批通鑑輯覽

三書取爲詳審是實早邀我

高宗純皇帝教忠

之典闡幽之恩而方志稗史不得其實古其品已距郭
璘堯舜禪受圖之求而遇害其事在十八先生成仁之
持故不與而周官劉吉一爲翰林孔目一爲新寧林烈
愍親信官爲再發之間使吉則報命之微臣官已走免

學藝苑
吉不言所終故亦不列于十八先生若夫劉議新雖爲
諸賢之黨而已輕淺泄謀其死生不詳不可攷矣于此
數君之外則更無人焉而貴州通志之敘十八先生墓
也無二林而別有李順楊忠異矣攷之徇節諸臣錄林
鍾湖廣人一作楊鍾江西人則楊忠卽楊鍾之譌由于
聲近亦未可知而李順又何人邪胡爲而新寧不與邪
夫新寧之于斯舉也首劾二姦繼請奉使能爲人之所
難爲于十八先生中匪蔡烈愍不足比儼而袁州呂
下更可知矣胡爲十八人更數李順邪或曰新寧呂出

使逮至其於後于十七人不得與于十八人之數問又
有何人足曰當之耶新寧之於雖後于諸賢而猶嚙於
于安隆猶嚙爲孫賊而於猶嚙於于晉王李定國入衛
勒十八先生成仁處之特是則十八人之目舍新寧而
誰歸新寧吾同鄉也吾初曰顛預之識讀徇節錄謂天
下之曰新寧名縣者不一檢湖南寶慶新寧三志皆不
見林烈愍其人者謂烈愍必非吾鄉人縉之于心而不
敢妄有所言昔歲修寶慶志始得新寧謝公輔國安之
賦竝林氏之舊譜有曰崔證烈愍之爲邵人又知其字

爲泰來而後烈愍之貫籍姓字始彰彰于世烏乎新寧
林烈愍之歿匪 御定三書則楚志不紀其出處

黔志不載其歿節而別求一人曰實之是則名之礪滅
不彰非僅夷齊不過孔子也龍門之爲夷齊列傳有曰
也夫十八先生者明東閣大學士贈少師太子大師吏
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宐興吳文忠公貞毓兵部郎中
四川朱烈愍公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烈愍公縝員外
郎鄞縣任烈愍公斗墟主事廬陵易烈愍公士佳江西
道御史錢塘周烈愍公允吉廣西道御史南昌朱烈愍

公議彙福建道御史進賢胡烈愍公士瑞翰林院簡討
晉江蔣烈愍公乾昌大理寺丞湖廣林烈愍公鍾大僕
寺少卿袁州趙烈愍公賡禹吏科給事中徐烈愍公極
吏科給事中善化李烈愍公元開兵科給事中新寧林
烈愍公青陽刑科給事中寧國張烈愍公鐫中軍都督
府左都督歙縣鄭烈愍公允元及中官張福祿全爲國
也詞曰

朱運就積福唐遞墻永明岷崎交荆弗寧梁徽實營湮
苑厥生主辱臣死忠貞疊濟克耀巨媿秦晉均賊復馴

疇識其離其卽馳驅匪欣衝折維艱新寧有焉趨義則
一息危獨忱名胡而佚琢珉植碑載闡潛徽舊史是規
續黔書十八先生墓記云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
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無人臣禮從臣及
內侍等咸憤甚飲泣計與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
望遣將鄭國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歿時人哀之岐
遣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
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
蔣乾昌李元開李頎朱議晨鄭允元趙賡禹蔡縝易

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也案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無李頎楊忠二人

欽定勝朝徇節諸臣錄張鐫寧國人刑科給事中鄭允元歙縣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

楊一作江鍾一作江湖南人一作西人大理寺丞趙廣禹袁州人大僕

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

徐極一作忠吏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江西道御史

朱議屨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一作端進賢人福

建道御史朱東旦四川人兵部郎中一作主事蔡縝一作縮

九江人工部郎中

一作員外

易士佳廬陵人主事

一作內閣中書

任斗墟鄞縣人員外

一作內閣中書

林青陽新寧人兵科給

事中

一作主事

共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爲國又案

李頌三藩紀事作李欣是同日就戮已有十八人而

林先生更在其外也荷月作十八先生墓碑力關三

藩紀事貴州通志除李欣而入先生究之無足爲先

生重適自長其好辨而已丙午九月四日漢勛識

例授修職郎候選訓導歲貢生顯考眉山府君行述

府君諱文蘇字望之自號眉山先世江西泰和人後徙

新化尻羅祺府君曾祖考文學府君諱思晉字康侯尻
父母喪皆廬墓三季曰孝偶祖考文學正庵府君諱養
蒙字聖功考上舍近齋府君諱睿字進思近齋府君生
五子府君次尻四府君季九歲而近齋府君卒喪之如
成人既免喪聞人述近齋府君事輒歔獻終日近齋府
君卒後府君嫡母劉大安人遇府君昆弟慈而母曾大
安人遇之嚴府君不曰慈而弛敬亦不曰嚴而癯恚其
少時有至性如此劉大安人卒府君哀毀過禮府君幼
穎異六歲就學閩里塾師率少通人教授音讀乖舛字

體譎繆府君季雖少片言隻字必稽核其原流攷究其
同異塾師惡其煩兼己其易形己短也率淡厭之噤卒
己此得埶郡學籍其時季十二學使則昆明錢南園通
政也己中石飲羽命題府君能補舉熊渠養由基李廣
三事試者三千人尙不解題爲何語而府君己髻鬣葡
悉原委如此又卷中無一譎俗字通政大奇之欲攜府
君去而府君己養寡母癖次歲卽補廩膳生員亦通政
爲學使云越歲通政又視學湖湘銳意欲置之拔萃科
茲胥索百金不得卒己此不與試後又屢應舉人試不

舉府君既困于場屋乃自闢學舍名曰古經堂曰鄭賈

古學教授于鄉古經堂制悉依周禮室其中

用戴吉士震說也

房其旁夾室其序外个其東西相嘗與諸生肄士禮十
七篇其中屈竹蔑爲渾儀製輪軋爲古弁冕淡衣朝服
府君之學曰通經爲務非可一二歲卒業而僻壤慕浮
競冀得科名曰誇耀于閭里諸生事府君者一歲輒去
曰故無能傳其學者府君苦車制之難明也與兄兄漢
紀依近世江慎修永戴慎修震鄉黨圖攷攷工記圖二
書所載製假車曰寸代尺竊十晝夜而其器卒成既成

卽與諸生講攷工記及羣經車制事斯時不孝漢潢不
孝漢勛不孝漢嘉皆十三歲已下僮子也摩挲是器而
車制已憮然烏乎老師宿儒或白首不解輪較爲何物
吾家弱齡皆能言之詳葡豈非府君善教使之然邪乃
當時同受業者率已爲兒嬉漠不關心訖今詢之皆茫
昧其鹵莽可勝痛哉府君性嚴不孝兄弟不能承意輒
怒怒輒不解惟談經可已解之一日盛怒曾大安人使
叵兄漢紀聚灰于堂中爲禹貢山川圖而自臨上坐觀
之使先母吳孺人侍焉府君聞大安人在堂屏息趨出

見堂中布置欣噉怒解更督漢紀布置數亦可窺其生平所尙矣府君于攷據典物力尊漢學而談心性則必曰朱子爲圭臬四書集注章句或問語類或先後不合輒下箋記其所箋記丹鉛粲噉錄之可盈數卷嘗語不孝兄弟曰朱子心性之學具于集注集傳諸書而攷典禮則在儀禮經傳通解言心性不言典禮非朱子之學也近儒輒摭集傳集注中一二語曰訾毀朱子不知其所訾毀故已自更之矣末季尻曾大安人愚旣又凶兄漢紀吳孺人相繼棄世門祚瘠薄不孝羣從二十餘人

無一坳膠庠者益鬱鬱無歡日不孝漢潢等雖有五人
在不能少昌門戶稍慰親心臯豈勝言哉府君素善病

今上道光十季十一季閒病少減不孝漢潢等方
幸慶而是時鄉里連歲災疫不孝漢潢不孝漢嘉不孝
漢章不孝漢池女弟婉皆染疾彌旬府君故善醫皆已
次診治就痊時疫亦息而府君勞矣越月府君食于從
祖叔父時帆茂才家府君故病食積及歸自時帆家而
病發壯熱昏迷醫者疑食積不孝漢潢疑用大承氣湯
伺府君閒問之府君已領之矣而醫者及不孝漢潢終

不敢用病二日遂卒不孝漢潢等侍奉無狀痛哉府君受性端律身嚴壯季應試長沙友人誘之青樓既至而知之輒正色責之而去不妄取予能勤苦新化風俗喪祭多不如禮初喪之夕宗族鄰里歌鼓于喪側或延浮屠作佛事有至四十九日者昏禮輒于合卺夕羣從媼亞諧謔于新婦房中恬不知怪又不敬事其先人而好巫覡府君毅嚙更之率子弟講求 會典 通禮之品制采古禮之儀文勒爲成規奉而行之曰故鄉里頗知禮意斥浮屠巫覡卽昏禮亦不至于嬉戲此其行教于

家之徵也府君之卒門人輓聯有云晝窮羲景夕競娥
輝醉六經而耽五緯獸味義根語揆道奧除三惑已慎
四知非諛語也府君自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食時生自道光十一年六月二日日中卒饗壽六十有
三歲歲貢生侯選訓導元配劉氏繼配吳氏子六人長
漢紀縣埶學生員娶歐陽氏次漢潢聚羅氏次漢勛府
廩膳生員娶彭氏次漢嘉縣埶學生員娶劉氏次漢章
次漢池娶李氏繼娶聶氏皆吳孺人出女三人長適拔
貢生慈利縣教諭邵陽歐陽佶劉孺人出次許捐職衛

原缺

可棄乎君復欲獻曰旣已無父安可復無弟賊踰憐之
乃曰吾不殺女女自有死法弟不可棄弟手中所持之
錢獨不可棄乎是卽召殺之媒也君悟卽棄其弟所持
錢僅已免于難君旣逃歸里中無一椽之宅一畝之田
又復伶仃孤露嗷卒能刻勵自學二十四季中湖北舉
人 今上道光六季成進士八季試鄞縣知縣十一
季補寧鄉知縣課最遷善化知縣十八季入都引 見
卒于都門得 旨照死事例入城治喪而其季君之
恣姬幼女亦休于江中烏乎慘矣君凡官鄞三季官寧

鄉五季官善化二季其官鄙也有劉媪者寡尻而訟其子君已至性感之卒爲母子如初官寧鄉也荆湖南北大水民多流于縣竟君已白金四百振之且諭其縣之富者曰減一膳之資即可爲流民百日之食損一裘之費即可爲流民百口之宅是飢非秉性含常者忍坐視其成溝中之瘠乎令之力盡于此矣諸君獨無意邪富人感悅皆有所振卹卒全活數千人縣有孝廉馬君維藩者廉節君子也君有所媿遺于馬君馬君卒不受君每過其門必式後馬君之弟某已事抵法當死馬君不

言君知其馬君弟也曰善人且十世宥況親其弟乎卒
輕之于是寧鄉之士人益自勉爲善且警其頑昧者曰
苟爲不善將使恣我者欲輕之而不得矣吁非君用法
之平烏能至是邪官善化也其治獄則民蠹必懲株連
勿問故屍善化無幾而善化亦治劉猛將軍者治蝗神
也 功令頒諸祀典而湖南行省地舊少蝗曰故祀亦
闕自十二季搖變已來蝗數至竟且集大府府中樹食
樹葉頃刻立盡適大府新易始舉猛將軍之祀君之同
事長沙知縣陳君謀請帑君議捐廉卒从君議而廟曰

成蝗患亦息明季晉江蔡忠烈死于長沙事最烈至今
二百季湘中人猶慟之有閩人官滇者過謁君君得忠
烈之手蹟卽摹拓上石置之祠壁呂慰湘人瞻印之心
此尤非俗吏所能爲也君秉性至慎常言治獄之要曰
人有隱情雖兄弟友朋且不能知況官民之懸隔乎加
之呂聲色威之呂筆楚民隱末由得矣吾意古之慎荆
者必不爾也君有弟曰桂森字秋綱卽幼時遇賊所負
者官湖湘時委呂家務誠曰弟治家吾治吏兩勿相與
也故簿書偶暇弟昂對坐秋綱詢公事君卒不言秋綱

伉爽慕禮義人也豈于其兄之治有所媿亂哉而君之
慎乃至于此是詎非深知吏治者乎君與吾縣鄧先生
同官因得識余秋綱之子海涵又與余交善曰狀相屬
余故得爲之詮次以傳焉